

胡致堂斐然集

書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六

上皇帝萬言書

九月二十一日承奉即試起居即臣胡寅謹沐浴百拜上書

皇帝陛下伏觀詔書以敵人侵陵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右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不詢羣臣臣時駭然不意清問之及此何者陛下自唐錢來奉江寧也有詔曰以援中原矣及至江寧以舊郛之名符啓建之意改為建康府以昭受命之祥也有詔曰興邦正議於宏規矣繼而深懲維揚之禍遣奏

隆祐太后以六宮及百司不與軍旅者之南昌也有詔曰

朕與二三大臣帷幄宿將堅守不動誓有一死以荅羣生
矣前後三詔近在半年之中而今來詔音不同如此退伏
思念至于旬時 陛下以安危利害訪於在庭苟或慮之
不精計之不審以害為利以危為安偷顧目前妄有建白
則其負誣聖明迷誤社稷罪在不赦輒陳愚見不避斧鉞
泛論建炎謀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念時事之迫切
仰德義之廣大冀功效之可立志觸冒之難恕惟 陛下
留神省察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
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已來有舉措大失人
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追咎不
可不改也一昨陛下以親王介第受 淵聖皇帝之命出

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據膺翊戴
函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
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南海愉安歲月虜兵深入陝右
遠破京西漫不治軍畧無杆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
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
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
相謂中興虜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陵狼狽不堪淮甸
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渡
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
維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九此
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

不足道請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欺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耻恨怨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缺絕之後竊竊因陋以為榮拖拖焉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禡者也為陛下計當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彥顏岐頤以乳媪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為草莽煙之陵關為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然則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感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

踐漢光武之比乎初本嗣服既不為迎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于今德義不孚而號不令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為戒駐蹕所在人以虜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徹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之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令策頤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謫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徇經涉變故僅免危亡蓋上天警戒於眇躬俾大宋不失於舊金賊以狄猖獗薰汗中華逆天亂倫扶立僭偽用夷變夏俾臣作君朕義不

戴天志思雪恥 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在予無所逃責
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
訓兵戎衣臨陣按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
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嚮應而
颺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强於此不患無備
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遙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
雖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輸 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
為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
每切憤歎既未能被堅執銳先啓戎行而服業簡編討論
古昔固嘗忘其昧陋少贊經綸輒為陛下畫中興之策莫
大於罷和議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

害相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
耿南仲何也 淵聖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搖
欲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
彥邦彥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譖
頗曾解紛亦緣 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
淵聖嗣極違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為次相金賊遽至城
下邦彥諧譖小人烏知遠慮遂獻和議而南仲以宮傳之
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
邦彥而沮种師道擊賊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
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
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南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

信 二帝遠去宗旅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
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狼
伎膠結寧誤趙氏不負取門之所為也使其可和則 淵
聖執德不堅馴致禍敗而 陛下卑辭厚禮避地稱臣無
所不用其極氣和之使接武於道宜其少緩師矣何年乃
累年而尚無効耶自古中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
志四夷必并吞歸滅以廣大侮亡取亂極其兵刃而後已
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今乃以廉退慈
仁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反常悖道腥臊禽獸之粘罕豈有
是理哉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
則是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汪之圖者彼何人

哉伏望 陛下明照利害之原寵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
命之弊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迎
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貪狄知我有含
怒必鬪之志沙漠之 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
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 二帝號
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
輔深思遠慮反覆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
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
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撼 真宗曰當是時寇準
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 陛下為孤注
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之功為幸勝

今之議和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此苟能息絕其議陛下
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為善後之
圖矣夫事有緩急治有先後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
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
地百司庶府給為虛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急
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
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即官兩員胥吏三十
人則所謂磨勘封叙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戶部所
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
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
每月無慮八十萬推以權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

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 太后
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即吏而
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
之其虛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以切省罷 陛下奉廟社之
主提兵按行廣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惟恃從臣寮師
臣監司要害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
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
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
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
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支
具無益之末移那關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古之

人君臨政願治必委任宰相豈徒體貌崇重一聽其所為亦必深相提策物務為明白計日累月以考功績陛下視今日國勢孰愈於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丕變之者則在陛下務實劾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戡大孰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耻卑辱冀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畧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更鞅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

國即日行之者乃納練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它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知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期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成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大抵如周

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吝善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繫刺有如聚戲金鼓之節棋幟隊伍皆習繫虜之人所為紀律蕩然雖有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姦賍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害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哀其錢穀

弓才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姦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地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間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帷尾金爐夾侍兩陞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播笏出奏司辰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粘罕者晝夜屬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虛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伏望陛下留

意實効勿愛虛文於此七者奮發慷慨而力圖之今宿衛
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勾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
等杖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棟禁軍貢
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 陛下自將之天
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於成臯
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
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知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
項甚易 陛下今欲於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
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 陛下以
不能一日而舍之夷踞桀鷲日以滋起 陛下以孤立之
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為變

乎苗劉之亂率爾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時主柄下移
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輿至以臭牛之
骨與帝進饌萬乘人主為叛臣所質此既往之鑑也臣謂
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
下勁兵以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
既不敢妄動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群起不逞之盜
必自帖息猶有披猖不軌者遣偏師以銳卒往禽滅之遂
罷招安之策况 陛下以雪耻復讎為己任伏大義而行
天下頑兇不義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駟使之命矣漢
光武為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禁卒既起則又命福
建團結槍杖手建汀南劔邵武四年郡精選萬人各擇其

卷十一
土豪使部督之各屯本處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選
發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教習戰艦命江東西湖
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之人得一頃正稅之外其
餘科湏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數峒丁中實
料有技能壯勇者不取虛文數分番踐更屯戍襄漢為山
林谿谷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地為屯田招集兩
河山東及本路流徙之人畧依古法均節之擇強武者訓
習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承任者因
以任之凡此六條雖非講武必為之急亦不可不為急之
助 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弁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
論駁日夜圖回擇人而為之必見績狀於是時而兵不强

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為矣不然是
自棄也 陛下苟有自棄之心而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
萬潰卒中求為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
軍旅之興民最受弊今如前所陳恐未能有損於強虜而
而先已自殘其民矣則應之曰自虜入寇已來國家歲々
好以和好自處未嘗敢以兵刃北向凡以愛民恐勞之也
然大何以南連亘數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勝計豈用
兵之罪耶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厲兵民誓以死戰一郡不
克一郡繼之不猶愈於束手屈膝斃於白挺之下哉惟在
任相使處置合宜則雖使民以死尚且不怨况欲用兵以
保衛赤子乎漢光武既於滅新莽之後東征西戰尚十餘

年而後天下大定當時豈無勞民費財之事所計者大則有所不暇恤顧能於軍旅擾攘之中常有愛惜生靈之意故天助而人歸之苟坐視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勞費則是愛不當征苗啓不當討扈高宗不當伐鬼方宣王不當伐玁狁以噎廢食非通時務經國之遠猷也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都焉今欲用關中而制山東則力未能至按南渡六廟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必觀進取形勢之便用之而圖成臣竊謂惟荆襄為勝春秋之世楚嘗以是抗衡上國窺周問鼎三國割據曹操聞孫權以荊州假劉備則失著而駭

六朝建立雖南北之形已判亦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經畧中原則先分戍漢沔宋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力故晉何充謂荆楚國之西門地帶趙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湖北接京西雖無大險然方城漢水為他管仲之所不敢輕蓋地近中州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按行四通五達易入於而難備也曹操用兵彷彿孫吳而赤壁敗亡幾於不救則難易之勢可見矣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拖黔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西聲氣血脉通達而綺可至川廣之富猶皆外府易

以拱挹其比於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都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臣獨以為不可焉蓋為 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故西晉為劉聰吞併無復能立壞愍兩君皆以弑殞故元帝自琅邪王又憑王敦專制淮南十年之威起而續祚然傳世十帝享國百年強臣內叛胡虜外迫其得僅存猶綴旒耳當時非無謀臣猛將提重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非獨天運亦勢使然也今 陛下之 父兄在虜中國無恙穹廬蠻帳臭惡雜聚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靜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聞 陛下嗣登寶位也必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乎痛惟愁荒屈

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如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者方欲導 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思甘心衽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 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 陛下而敵為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粘罕邪於此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必不能矣故臣願 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候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於穩密山州郡速置營屋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 陛下提此兵江渡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措置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

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
陛下方富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覲萬一之成者誠
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
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 陛
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也上帝世王為治之道悖睦宗旅
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局紹延佑命故三代有天下皆傳
數十世而周又特為長久蓋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屏故也
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初非如後世以智
力把持之褊心多忌雖有骨肉懿親眈眈不惜以尺寸
之權而恐其伺便軋已亡秦是已漢以為鑒遂大封同姓
非劉氏不王及其久也光武劉備皆以宗室唱義而起於

滅絕之後夫漢高欲為久遠無窮之慮非為其一身也以
謂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
乃固守天下之要術也今 陛下之旅北去者眾矣所幸
免亦幾何而黃潛善鄭鼓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 陛下
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未夷恐肺腑之間不
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言恫疑虛喝以恐動宸心
故自南郡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虛喝忌之意相尋繼
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齊家之美
意審如是欲以保國而延歷難矣今宜於同姓中不間親
疎選擇賢材布之内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眾者
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漸為

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績國家如
綫之緒使讐虜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
而得復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
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
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
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
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
君子為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
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
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
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以任而

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
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小人
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
已時然則陛下欲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祿以
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
顯著之小人稍二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
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
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
能有幾何豈堪此輦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將以汲引
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
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亦不肖

治賢此熙寧已後 陛下之家戒深矧當今日否塞之氣
充物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夷虜非得希世異材上下
內外迭任交用秦何由復而否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
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
加於蕭曹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唐太宗用李
靖李勣不以加於房杜蜀先主用關羽張飛不以加於諸
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
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蹤之
功 陛下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
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種師道之廝役况望古
昔名将乎而偃蹇龐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

敢冀其向虜賊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
上欺 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衮亂皆文臣
所致耳敵入方強不可與爭鋒必以退避自保乘時而動
又不鈴勒其衆動則潰 則盜 則招 則官反復循環
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竊聞 陛下
推心撫之失於太厚出入內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理
習於所熟以謂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憑威靈無有絕極
寵而不驕 而能降降而不憾 而能矜者鮮矣臣願
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
重於此徒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
必有能為 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與樊噲為伍

韓信猶羞之况儒士乎叅奉內朝班級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風折淮南多得羸驅弊輿喘然於長戟大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從臣此兄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綠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序節度司具寮郊迎本朝公此意即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上之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伏聲喏而過呂夷簡為相日有管軍忽遇殿即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簡上表求去以為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蓋分守之嚴如此今見其分庭抗礼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 陛下不為別異表著是自

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剛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石安以老佛之似亂周孔之實絕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以行事為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於衆則羣嘲而族笑之以為異類紛紛肆行以至敗國二帝屈辱羿莽擅朝以謂是適然耳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為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皆聽檢舉所以養勸廉耻恢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

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為從臣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為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者息矣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頽漫日波必至於糜爛而後已至於文諱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則即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胎佛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

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耻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度法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大過鄙夫陋儒以致智詐譎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與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皆之遂使虜人得以藉口夫金賊何憾於我哉皆契丹甚之假手措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

失信於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
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於
冕旒之側矣 陛下何惜不勅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爲
此反汗之失以欺駭四方之听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稟朝
命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麾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
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制命之權不在 陛下矣
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畧與應破指揮則謂不脫必又
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 陛下縱
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
繇責其功效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
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

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
起於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則治天下治矣明主必慎
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
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可不勝
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為紛紛如此 陛下宜察其故
矣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顧恐
未然必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
兵劇賊方羊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嘆
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
乎臣願深詔大臣自今已往於郡守監司縣令斷以三年
為任非有大過勿輕移改縣令不許輒從奏辭去官其有

貪汙為民害者舉 祖宗法痛懲治之仍許內外侍從官
舉所知堪為令者歲一人後不如舉貶秩示誠留意此事
庶幾新民於鼎沸之中有蘇息之望又令吏部無關以待
入官之人士無所得祿一切苟且求權攝以度見居官者
不能勝任逆避患害則求差撥幹辦之名苟營俸粟無復
宿業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
運提刑不以遠近共一季申發部內見任及闕官已授未
到職位姓名叅三司之實付吏部為案抵以行差注諸有
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必用增任令錄以上無過犯人
其奏補出官及增以不職無治狀罷者不听奏舉奏補人
必依舊法試銓無銓則於逐路運歲司一試之仍增時議

問策各一首精其選少甚數中格則出官以絕請求賄賂
冗食之弊肅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
稟賦也凡下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癸之公
論所得如此於當世之務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概矣維
陛下動心加慮反復而求之隆寬降意開納而聽之萬
一可行則至誠惻怛奮乾之健而速國之日月逝矣歲不
我與以為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
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為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
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
黑子錢塘之變實先垂象恭以上天之仁眷顧 陛下懇
懇至厚所以深命用休者不啻矣再 陛下出於屯難側

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
惟楊之比臣民共之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
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於陛下
者非如是而已廼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
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
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柏人漢祖不宿若趨會
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
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迺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興
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能熟止之惟有臣
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
父兄誓報讐虜奮志強厲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軍情率

先將佐於危絕之中求生存存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
濟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于田枵腹以
待嘉穀之旅生不績于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
必無者矣又推斯民載宋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
人未忍忘雖甚塗炭猶未九解雖甚怨怒猶未反叛然以
比來巡行所過觀之傍道理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
其甚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
蘇望幸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頌在建康以獲虜賊之
覘者以此知虜人雖負十全之勢而限以長江不敢輕渡
然屯駐山東聞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委將相早
為防遏但欲深尋遠則回頽州郡復為虛邑必曰君王

尚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覩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若不望風胡跪以事夷狄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撥亂世反之正秦之不正而甚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甚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焉隋不正而甚亂唐太祖反之正而興焉唐末五代不正而甚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去之猶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虜賊雖暴強其亡可待特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吾之亂與彼之治則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

惡榮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十里而為之讐人役今粘罕之強末如秦其得罪於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領海提封如自非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役秦沒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為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致誠鼓動群賊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剋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為黃潛善所惡百方沮抑憤恚而死志不就羣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于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陛下身為子弟責熟加焉

誠欲北尚而有為臣將見鋤耬慘於長鋌奮臂威於甲兵
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決不為失策惟在陛下斷與不
斷為與不為耳五路事宜張俊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
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虜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
勢離批亢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退以十年
為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氣一清天步脩上京之廟貌拜
鞏雒之神臯遠迓父兄歸安鳳闕再新儀物永固皇圖
陛下於時憂責方已巍然南面稱宋中興永万年欣
懷無斃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耻有如今日豈不天地相
絕哉臣本跡外之蹤無所知名誤蒙眷求擢侍左右願昧
之溫寵遇之榮多士流傳一為口實重惟職司記注掌書

言動喪亂已來典籍廢缺官業不舉素餐是愧况覩寇讎
未殄盜賊憑陵鑿輅傍徨民無死所臣於此日得近清
光有知不言有言不尽苟非畏禍即是欺君震懼于衷不
能自己慙愚抵冒理合誅夷寬仁如天恃以無恐儻或其
言可采有補大猷尺寸之功垂名竹帛是古人之所榮微
臣之至願也干瀆威嚴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七

寄秦會之

某頃於丙午之冬屢欲進謁既而不果前年待家府東行
每蒙相公存問而某時有母喪非惟不敢趨伏屏著亦不
敢輒具書尺惟是嚮慕感激之誠至亦何嘗不在左右也
自相公均逸于外而奉謀親間處迨此暇日可以曳裾齋
閣少聆道義之誨以自警策而吳楚相緬望為數千里有
志未遂增以馳結是用伸布竿牘少見區區近世以來邪
說暴行橫於天下三綱九法浸以煙威相公見危授命於
二聖北征之日事君以道於羣枉連茹之時主張斯文領
袖當世真得古者大阜之義矣其於放淫詎設正人心息

邪說使斯民不淪於夷狄禽獸乃天下所以後望於相公者也側聞閉戶讀書討論大業動心忍性以承天降之任德譽日新有識嘆而某竊有疑焉蓋謂相公微信佛說手抄華嚴經八十卷終歲而後畢則未知鈞意之所存也佛之為道蓋以大倫為假合以人世為夢幻其辭蓋遁而不稽實理從其教者必棄絕君親掃除人事獨以一身處乎山林之下皇皇然以死為一大事凡慈孝忠順之屬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扶持人紀為生民之大經者自彼觀之猶露電泡影空花之過目耳其為世害蓋甚於莊老之弊清談之晉也自臨川王氏以二教之似亂周孔之實天下靡然化之判心迹二言行臨難忘義見得忘耻高言大論詆

經堂重錄

訾名教謂劇秦美新為達權以歷事五代為知道其効至於風俗大壞胡為長驅國君遠行宗廟荒圯中原板蕩逆賊亂常學士大夫拱手圍視不以概於心以為是固然耳至其甚者又或臣為廷拜讎虜廢君反固安行而不願夷考其平昔則未必非誦經持素歸向空門禮佛參禪非突孔孟之人也此豈非一大論為假合以人世為夢幻之禍與相公蹈方乘節正色立朝捐一身表方世君臣之義而得政日淺施設未究一日聖上寤想忠赤追鋒圖任縉紳之責望者益備聖上之期待者益深則相公於格天之術業當盡明也於遊世之賢材當盡知也於奸匿之情狀當盡窮也於生民之利病當盡究也於恢土宇除讎逆之方

卷十七
畧當盡講也凡此乃臯夔伊周所以相其君而鄒魯先生所以詔後世非筮軋以寂滅為樂者所能知也是宜求之六經考之前史而相公任重道遠當潛心而措意也者被香水海妙高峯徧叅互攝之寓言曾何足進乎往時嘗見觀文李公與相公書論華嚴與大易無二其詞宏辨固難窺測而某竊欲置易曰三代而上聖賢繼出於天下大治不以無佛而闕典也及漢魏後而佛說浸淫乎中國聰明才智之士尊而信之者蓋有其人矣而極溺救焚出生靈於塗炭者不在何充謝廣王縉之流乃在乎諸葛武侯東山太傅李唐之狄相本朝之寇公三綱九法之所恃以存何嘗讀表法之書而後能也方欲欲請決於李公而李去

長沙某也於心終不釋然今又聞相公日進常珍間以異饌竊恐嗜好有以移天下之正味使無父無君者崇向佛乘益歸於性空遺累之習謂蹈方秉節如相公猶有取焉則於自任天下免民左衽之意無乃終始本末不相坐乎某未獲瞻望履舄而輒進瞽言者誠以相公好善虛懷山藏海納某不敢自以其言為不善怠於輕千里而告也願早其辭則俟它日惟相公有以教之干冒鈞嚴伏深悚懼

寄張德遠

竊承大府久次長沙以重兵厚賞脅降水賊遂通兩湖之道絕外連之株悉意防秋無所牽制國勢幸甚此本郡縣之任一將之功昔者失記耳不足為相公道也然既降之

若給還牛具與之田土得良守令拊循之免三年租賦度
不復為賊而鼎守輩非愷悌之人也其間可為兵者習熟
江湖便利宜因其舟楫自作一軍付之別將然近世鮮有
肯強本制末之勢而循情憚衆從而封養疽癰者則有之
矣願相公及此事會改易郡守監司若皆如張翬柴武則
非特人無議論必有綏緝之功也昨見程千秋乞不以有
無諸般拘碍者詐官負犯不敢赴銓者也而使之為民父
母某意不謂然即嘗奏乞令下千秋慎選及是者左相者
曰無人願就處不知是誰肯往且督府已行矣關照而已
事遂寢夫以人所不願往尤宜加意而使有拘碍不可授
任之人而委之某矣以是疑相公欲平賊之速而忽於使

民不為賊之本也民叛與兵叛不同如虔賊向來岳飛非
不討殺亦有已見見淨盡之言終不能絕尚跨四路出沒
何也州縣非其人歸業不可寧為寇耳水寇本緣政煩賦
重加以任誼速之一日兩郡響應所欲殺者五等人以官
吏為最獨免執來之夫其心可見矣一叛之後梗塞數路
首尾六年塗炭良民失陷歲入及行師用兵之費不知幾
何若州縣自初一一得人豈其至此已往不可及來者猶
可追願相公加意而圖之自古英豪治殘破之後未有不
減州縣及官吏文書者靖州久合仍舊為渠陽寨前已具
聞盜香常平悉當權廢諸司事兼委一漕一憲不啻足矣
縣止須一令一慰官省則事省而加費寡民可安居矣今

天下之所共患者外雖有讎狄叛臣內則有握重兵難馭之將帥謀臣策士思所以善後之計未有得也昨來呂相國以私怨減降親衛之兵迄今不復日以稀少而勁卒利器良馬盡歸諸大將名為神武軍其實恩威不出於天朝誣上行私自植形勢其智術不施之於虜賊而施之於朝廷虛增軍數以取糧帛詐為北討以規器甲求無不得言無不听自副二而下徧置私人軍屯所臨盡奪公家之利令之不受禁之不止功小而賞大有賞而無罰政使國有宿儲民有餘力歲無水旱之變坐瞻大費將何能久以是為安乎而况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仰食一不足禦寇一不勝非倒戈向內外則曳甲比走不然散為盜耳必至

之理也所幸尚有諸小校分統之兵可以自朝廷指蹤今聞祁超一軍又為岳飛所併而任士安吳錫郝叟王宗等飛盡欲得之飛本忠義自立初不若是有所効而為之也昨來正璣討賊無狀其軍併之韓世忠夫主將不善易之可也何乃與其眾而分之其任之事則又甚於此矣以是計之水賊之勝兵與其戰艦未必全歸朝廷而其牛畜未必散之耕種也自建炎初載黃相國用招安之策流毒九年盡變祖宗軍政使天子自將之兵天下岌岌相公不有更制二患仍在則無惡乎議者之紛紛也昨蒙教賜似以軍民為二道厚於而薄於民欲弃五谷養生之具而日進鴆酒烏喙切惟精忠遠識四海仰望固非愚者所能窺測

而舍已用善以勤功關失為平虜之方則相有意於孔明
烈之其辱知最舊敢不以董幼宰徐元直自處每事十反
期於有補乎

寄宣撫樞密

去九月扈從至平江朝廷懲維揚之禍日謀遠徙私竊以
為不然夫維揚蓋由謀之不臧而非為避之不早也而用
事畫議者多以官官宮妾愛君之情揣中上意叨竊美官
心實憤耻之遂具囊封噓過失陳今日所當先務者傾展
殫盡不敢多絲毫有隱於宸聰之所亦庶幾萬分有一不
辱知過言雖不孝亦不蒙譴蓋主上听納之德裕於昔時
而閣下薦引重言雖遠而不替也適緣大人祇命至池州

忽得宮祠之請某勢不得留遂復丐閑併沐俞旨間闕去
國胡虜繼侵犬羊腥膻淤漫吳楚溪聞麾幢入援張大宋
之天聲者以日為歲中外所且茲承總提秦甲已渡漢南
扶持國威天下幸甚閣下忠義大節照冠一時幕府賓僚
又多奇俊施設注措動關存亡某夙已顛宜矧復踈遠投
機應會又非逆料之所能也古人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辭
與亂同事罔不亡撥亂世反之正者必推原禍敗之所從
起掃滅而更張之庶其有濟然則今日必罷和議必用君
子必退小人必慎名器必講武畧必明賞罰必擇守令必
固本支必建藩輔必討盜賊此十必者有一不必非所以
撥亂而反之正矣然和人用事則此十必者必不行何則

其道不同而其身不利故也今欲撥亂反正則以罷和議為本此議不行則此人不用君子必可進小人必可退自餘七者疊々有緒矣夫和人初心非有覆國亡邦之毒也無謀慮則和無才術則和土地非割於其家也金帛非捐於其府也子女非出於其室也姑以偷目前之安悅用事者之意耳其久而不破則結朋黨則迷國倫則立異姓則事逆賊利是從無所不可今歲不征來歲不戰日斷一股月斬一臂刻膚盡肉推骨及髓雖於敵人得計於國家最病此議不息雖微夷膚其禍機陰發不在金寇之下也夫建都立國伏惟閣下既有定論某不敢知竊謂奉迎大加西幸梁秦以圖關中者中興之宏規也屏蔽江淮增重上

經鉅堂重錄

流定居建康者往古之明驗也可行則行不可則止因時制變者哲人之達識也成則在乎天得失在乎人物有本末事有先後苟為倒置未見其可今緩急之序某既畧陳于前矣具瞻所屬非閣下其誰任哉某遠迹林壑職當緘默尚茲喋實為知矣

寄趙相

自承白麻播敷登位次輔以置道繼庸邪之後以宏才當蠱壞之時天下聳然慶明主之英斷知中興之有日賊臣不道挾虜稱兵原其胎禍非朝夕之固相公戡此大難必有成畫而得諸道路有可疑者自詔書既下聲罪致討不知華輅今次何都以君避臣古人所辱或傳官省已邁泉

南而祠曹告牒之下閩廣者數又甚富審有此計非萊公奉章聖親征之策矣兵交之時自治尤急賞罰號令以有必以收心人回天意者而功罪是非一切含糊未得白至於去留除授兵馬應授命令不一衆所不孚凡此數端恐非保邦制勝之術也項者廷議燕安江沈但欲南趨不圖北荆襄要地僅若荒餘自岳飛奉揚天威稟受指蹤而援師不繼復輕召還即令重兵盡聚江浙上流空迫全無保障李成孔彥舟等諳知洪潭利便若或六飛遷幸兩越則賊必留兵屯守吳楚諸路財賦粟帛朝廷不得而用之豈聞舉國避寇輿轎柁舟煙瘴谿谷百越之外而能再興王業者乎荆南饑卒不滿數千岳二州方困水賊德安最

為要害緣曾妄改守臣今雖再委陳規深恐已失事會武昌名為帥府實則僅能自存惟長沙捍江湖之衝為二廣之蔽關羽所為取湘西杜預所為通零桂而孔明所謂利盡南海者比於諸處差為完實而所恃者吳錫一軍六七千人耳錫至湘中四年屢立戰功御衆有律人已信服全楚所賴比聞羽檄追赴江西雖帥司有請借留深恐未所錫之不可離湖南猶往年柴斌之不可去荆門趙宗印之不可去郢西近日陳規之不可去德安也用人如用馬因其服習其功十倍鄭之小駟至晉而敗故廉頗在趙莫與為敵及為楚將不復有功正此類耳明主不泄途大臣慮四方孫皓之季慮不及遠徹南郡之備專意下流於是杜

預王濬一舉取之若必欲吳錫之弃三湘八桂之地矣切
乞廟堂屈念所願者相公啓沃主上深發獨智克奮神武
如光武昆陽之事以三千破賊莽六十万豈亡衆寡不敵
相公集衆思廣忠益去自賢之意求所受教者虚心而用
之如謝大傳淝水之績以一謝元却苻堅九十万豈云強
弱不侔再安宋朝永保天命君臣俱顯不亦美歟某待次
山間無緣曳裾東閣終日正言而心之精微又非筆削所
能敷叙然愚者慮大抵如前又於侍讀張公亦有咨稟仰
惟宏度必賜開納草輅徂征扈從勤止敢請精調寢銖上
副倚毗

寄張樞密

經鉅堂重錄

近承追鋒甚峻天鑒孔昭切計許國精忠聞命引道不特
還事樞之舊宜遂膺爰立之求中外具瞻日溪明制然叛
賊匪茹蓄謀累年而朝廷燕安不為遠慮一旦禍發所忽
舉國雲擾乃是智者無以善後之際趙公既當政柄閣下
復被圖任宗社存亡豈不在兩公之手乎昨來反正之初
忠臣義士所為裂裳裹足願立乎朝廷者以主上進幸建
康有中原之志其後佞臣諛媚更互取寵但言退避不務
恢張用此之人行此之政至乃安然通叛受侮考之古訓
雖使苟安歲月戎車不駕必非興隆之兆矣今事會如此
乃是上天警悟聖主深發獨智使懲艾既往改紀國政開
中興之運也夫以陳叛君其事固逆而以君避臣其尤耻

此乃勝負之決要在策畫之堅定不輕退轉耳昔符堅以
百萬南伐其事晉如石下之卵耳又非有君臣逆順之說
也若知前日諸公所謀小則引避大則屈降彼山東太傅
獨以何道而談笑制勝哉閣下與丞相公所當慨然以古
人自期必不忍靡委循望實俱喪之覆轍也夫興衰
撥亂全在人材而其難知堯舜猶病人常情好見其所長
而隱其所短好遜志之語而惡逆心之言於是臣其所教
友不如己而阿諛求令之士日湊其側慮有遺策者吾不
得知也舉有過事者吾不得聞也其心非不已善為而卒
陷於迷繆破毀者無不由此人雖難知而謀獨謂告之過
則喜聞善言則拜集衆思廣忠益不甘受佞言而貌敬正

士者乃知人之本也人無不知則於扶顛持危興衰撥亂
無不知志又何必役其心思勞其耳目區區於事為之末
乎今聖上親御六師兩公夾輔王室其當明大義攘群醜
申嚴賞罰保固上流之大略已具之丞相書中望樞密一
見之而此所陳亦欲丞相兼听而並觀也夫不待下問而
先自獻言誠以荷知素深思効万一耳仰惟宏度必賜開
納

寄折帥

其去秋嘗拜短書似聞已塵清覽自惟遠迹久不再瀆茲
承奉膺重寄分護上流殿北南邦仰寬西顧恭惟神明交
相台後萬福切以湘中比歲大勞未艾水冠接境軍饋頻

繁奸吏因之反為民患人材風俗大抵宣和之餘習至於
每下則有甚焉枝業既萎本根將斃如虔冠之出沒三路
如楊公之根塞兩湖非由虜兵實自郡縣政煩賦重民生
無聊坐使善良化為怨敵興兵屠剪于此累年賊則未平
民祇愈困封疆日蹙和議猶乖雖行聘好之多儀未免營
屯之橫費勢須厚歛以佐大農而此魚鼎之民又類牛山
之木莫逃踐履仍厭斧戕月引歲滋其終可畏若或推行
寬政必坐乏興所以赦令丁寧徒成文具計臣罷軟立被
譴何歷攷自昔衰亂之時亦有乖勢維持之政而其樞要
全在人材維人難知聖哲猶病公抱濟時之術業蘊憂國
之丹誠固嘗叅決万微鋪張有叙陟降多士噐使具宜方

魄兆中興尚淹稽於成效歛此大惠施于一方如決江河
以潤尋尺惟是有識見彼遺黎式觀舍取好惡之端深思
注措先後之意將以固宗社靈長之慶豈徒息里閭愁嘆
之聲動干戈威休當此非易伏惟宏才遠略遊刃有餘早
迄外庸歸秉元化某向奉勅命假守小邦謂官期之向賒
於溫清而無曠繼蒙錄用俾復舊班未敢冒承幸蒙賜罷
奉親屏處潤壑考槃乃值鎮臨禮當造請路幾十舍江隔
三浸跂望旌麾輒伸竿牘言念著誠去偽乃古人處己之
方務實去浮亦今日移風之道獨具咨目謹罷煩文尚冀
聰明特垂亮察輕寒在序開府之初敢請上副倚毗精調
茵鼎

寄張德遠

春間蒙賜釣誨嘗有詢問之言方時相公獨運廟堂進退
賞罰聳動天凡所舉措諒皆安允雖欲進說亦無所及今
化釣在手已逾半年以功效考之所以賢於去歲者固不
可掩相公道心高明世味淡泊於富貴權勢必不得已而
無所慕羨於讎怨睚眦必務平之而無所報復於異論殊
方必虛已考納而無所嫌忌於親戚故舊必視才選用無
而無所黨私於諂諛遜志必求諸非道而無所悅着然後
誠心果昭公道果闕則所草不待已日而字又况半年之
久哉孔明廢李平廖立沒齒無怨必非智與力所能使也
今議者或以前五事窺測相公而畏威遂利之風日盛士

大夫以結舌相戒雖口不敢言而心未必服人不心服而
能成不世之功者振古無之相公無亦少思其故高天下
德冠多士可謂大賢矣獨恐道古今而譽盛德如所謂憲
無遺策善不可加之語洋洋乎釣听所以虧損德業者為
不少也往時人材之不善既已黜逐往時政事之不臧既
已更改要使異日相公功成身退之後所用之人所行之
事皆無可議不為他人藉手猶今之視昔乃盡美矣若曰
權在令行適意而已後亦皇恤此非相公自任以天下之
重之本意也惟恕其枉過而取其忠焉

寄趙張二相

詩已見第一卷

某承乏友郡尋常無事不竿輒以竿牘上勤威覽聞之道

途衆有不得以輒于鈞听者或謂二公細故之間薄有
相望未知信否若某無之何乃人言藉藉萬有一之某切
為二公不取也自聖主即位以來七年之間命相七人而
後及二公宰相佐天子定天下不可數易也易之數者蓋
聖主欲歷試群臣擇其可屬大事然後久任焉耳二公登
庸于今將三年自比年任相未有如是之久者也聖主既
推心天下又屬望將責中興之効于二公今也六師方長
事功初起協恭比德轉敗而圖成二公之相倚猶左右手
之可不猶無耳興目之不可徧廢也何為相望於細故而
忽事君許國之大計耶夫權勢所在易以移人進取之士
有不得於彼而求於此有不得於此而求於彼彼此交間

左右掠賣以售其說有鄭朋之傾邪陰附無俗求之協和
朝廷自非皋夔伊周聖哲之資心如明鑑無所徧黨鮮不
惑矣若不為此然則二公之所由異者何耶右相早登樞
府首以左相之賢薦於上其後右相伏鉞遐裔謗書流間
獨左相不以為然嘗力辨白及秉鈞之日首乞還右相于
退閑之中非朝相為報也必曰國步方屯禍難未息儻得
志同氣合之士相與左提而右挈之庶乎其有濟耳比年
吏員益冗而不加澄清兵將益驕而不加控御財用益匱
而不見節省民益力困而裒取未已毀譽益亂真而讒巧
得志賞罰益失當而功罪反易若此之類未聞廟堂論辨
切磋汲汲愛日而行之也而乃以芥蒂肝鬲間布于多士

夫豈二相公引重之本心哉夫人識慮所到固不能皆同而義理所趣則不容有異不知二公所異其無不公耶抑亦有動乎血氣之偏也自項公卿大臣得志據位惡人異已援引朋黨倡和如響及有過失亦不復肯相抹正一時所取富貴隨即雲散煙滅矣而其失是非至今不可掩猶昨日事是故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和猶和羹醎酸醢醢不同而和於味同猶以鹽濟鹽梅而不和矣二公以國事而有不同耶則當有君子之和左相曰某人賢右相曰某人不肖其賢不肖在人宰相何喜怒焉則亦廣詢詳覆而用舍之可也左相曰某事不可舉右相曰可舉其可否在理宰相何留情焉則亦反復研究而施置之可也

凡此不由乎讒譖之人附麗之私離間之道又不動乎血氣之暴好惡之偏視所之蔽揚已矜重輕人重我之所為也直相與推公心行直道以期乎世難之或濟而已如此則二公德度坦然嫌間不開上而使聖主信君子之可用異乎世俗之所為也下而使士大夫無愧勿令小人得以藉口也幸而因此賢材益進政事益脩攘斥豕蛇開拓故業垂諸史冊照耿萬年將有光于蕭曹而廉蔭不足云矣不然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愚恐天下有以議二公也某淺識短見不足以知賢往哲之彷彿獨思逢時遇主言所計從建立功業可以光前範後者皆以道義器識為之本根進為撫世二人同心各致股肱之助功成身退則千里

命駕不失平之歡若其較計於勢利之途睚眦於同異之際理屈事乖固無足論儻幸取勝亦則悻悻然小之為丈夫必見笑於大方之家矣二公負俊傑之才抱高明之識直言正行受萬乘非常之知豈其有此必也某所聞浮淺不諳厥真然而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或者云云未有底止是以欲默而不敢輒爾布之才非宜僚辨非陸賈念荷眷待有素又方弃外無與人交馳爭轍之嫌故敢傾盡而不疑干犯威重不勝惶恐幸怒其狂易而察其區、郡事少間因得讀史書有所感成古詩三篇併以浼呈仰冀采目不宣

寄劉致中書

丙辰

致中兄一別二十年世路艱虞好音不嗣每聞博學謀道得間日休雖相望閩湘千里之外猶足少慰比日毒暑不審起居能好安否緘書累幅為貺荷意雖勤而謀謂某有以取譽與謗於世此則不敢當也學業未成蚤被任使不聞善狀為家之光方遠罪不給何譽之有無乃以告者過而左右又過听乎至曰恩義未加厚於託体同生則某所未聞也某自嬰兒幾濱於死先祖妣永壽君鞠育撫養之不啻如己生以至成人永壽君臨終它無一言惟以不肖身之屬大人使善視之大人長養教誨日厚一日必使有立以不墜祖妣付記之意于今三十有九年矣過庭詩禮資以事君常懼不肖仰辱恩紀它日無以見永壽君於地

下此某終身之責也如左右之見責者祖妣不以是語某
大人不以是詔某一日無故以左右違經背禮之言從而
信之無乃亂倫而悖德也乎若夫世父世母以致群從兄
弟里居食貧宜有以奉養周賑之此則任門戶者之責願
先後緩急之序有所未及非愆然忘之此不待鄉黨朋友
譏議而後知也頃在荊州大人弃官躬耕共為子職比歲
屢稔廩粟漸盈方有買田合族之意而散於盜歛空囊來
湘中食口無慮千捐流離漂轉畧無寧歲壬子冬又遇劫
散亡遂盡某粗守訓戒不肯敢枉道以取世資十年之間
三見廢黜其於仰事撫育盖有難以語人者若不出情實
免強而為之以要譽於鄉黨朋友是鄉愿而已矣使其力

有餘足以仁及宗族人子之義不敢有己又必稟命而後
行亦無專輒之理也來書盛稱仁義禮樂之道夫仁有厚
薄義有重輕釋義之重則禮由是起居仁之厚則樂是自
樂言豈一端而已哉古人有得乎義理之安雖舉世非譽
不加勸沮又况治平之公論風化天下龜山之至德師表
士林德不孤必有鄰矣左右所謂世謗不負無乃以利而
言得罪名教乎承晤殊末期增有懷仰伏冀為道加愛

寄秦丞相書

壬戌

近蒙寵錫鈞翰併及二第所以存問之意雖復絕千里如
載色笑下情感幸無以名言某病朽之質叨竊祠餼無功
而食有愧伐檀却掃柴門謝絕賓客指疾日甚裁減書疏

惟是玩心典籍用寡悔尤或行或藏均廢德宇獨有議服
事累曾且稟後聞吳尚書游卽中皆傳及鈞意欲使自明
乃似未蒙照悉蓋私家本末非外人所如意相公以海行
常禮謂某當然也今不免詳述塵浼鈞所某所為辯論者
緣於人情未安重違先訓故耳人情未安重違先訓者緣
過於繼訓收養弃遺恩義輕重不侔故耳過入繼禮之正
也則當為本生行心喪解官收養弃遺則本生之恩已絕
而所養之恩特厚雖不為本生服可也是故福建路有專
得條令及近年守臣申請禁約明文而某三伯父沒時某
官建康叨列記注雖齊衰不杖期先子猶不詔某行之然
則何遣為心喪解官之云夫父之愛子必期其行成名立

名與行之成立孰加於孝其不成立孰加於不孝豈有喪
紀大倫反使迷謬以陷於五刑莫大之罪曾是以為愛乎
先子非有感於某伯忍爾先子心源澄澗道學精深處事
如權橫閱禮如木鑑使其亂命某於先子無能為役猶當
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况致命丁寧而反復乎某本直守所
志之言可也而向來禫服中須至畧陳仰闕朝听者其說
則多矣方某仕未顯時人未嘗為此言其後通班禁闈入
預論思而出守屏翰世人所謂官學之榮也鄉情理分疾
勝而忘忌前乃始交唱迭和暴而短之其下則群吠所恠
聚蚊成雷萬分一恐當塗听采有誤焉耳人非甚愚不靈
未問義理姑擇孰利而孰害卷之人猶能也五刑莫大之

罪終身廢棄心喪解官厥紀三年寧其三年而仕乎寧其
終身而廢乎禮者稱情而為之節文聖人制母服不敢二
斬若父在則齊衰不杖期夫豈故薄於母哉武后隆母陰
教乃始越典至明皇時賈至等議得古已有制命而習俗
不之改以至於今斯禮也仲尼為是則武后為非武后為
得則仲尼為失可為習俗不改而非喪服儀禮之大法哉
然當時從武后之政與夫習而不改者必自曰盡孝於母
矣今其政與人雖已滅沒而得失是非不可移於人心是
故君子處禮不可不慎也若夫先王未有此禮則聖人許
以義起故叔齊不受父國而孔子賢之常立成不襲世封
而宣帝嘉之張鏗復父之讎而斐耀卿殺之溫嶠欲奔母

喪而晉元帝止之蓋自野外綿蕪以來或因時或固俗或
因事或因人而變常立制者何可勝數本朝法令備具久
矣申明衝改尚無月無之亦未嘗固守禮律膠柱而調瑟
也蓋有不服所生天下以為不孝而道德柄臣以為孝任
用至八座者矣亦有身姓某後姓某既膺仕矣母貧困扣
門逐去不願而位登將相者矣悖于大倫至是苟見保持
非惟不蹈刑辟又且利達况事理之異乎此者反不見容
於物議亦獨何哉龜山先生君子之宗也益尹席侯小人
之冠也皆過房入繼亦未嘗解官行心喪三年天下不之
罪則棄遺失收養者從可知也日者伯氏建州教授錄示
所上相公書為某別白物議之不然者其說詳之盡獨造

端三教與未免婉曲蓋伯氏於先伯今為嫡長子當為親
諱不得不爾也如其審然則其所申請為妾議者排擊為
當投竄誅殛為宜豈可以一經家訓文飾私義變海行之
禮律私於某之一身哉竊知相公不欲用有司所定冀某
早自覺快然行之免成大釁相公之所以愛憐是也而過
房入繼與收養弃遺之殊則恐大夫未有以達于鈞听者
此事蓋人倫之變某亦何心誦言之今日披靈殆不得已
耳伯氏為親者諱之意正不願彰此一節然眾口斷之日
多一日其究使必父子兄弟乖睽疑阻骨肉之恩同乎路
人則某不若直言正論以祈事理之定于一也彼借此為
奇貨相排擊者誠不足道士大夫立身行己惟義之適義

苟不可死且不辭官於何有某雖不肖嘗奉令承教於君
子矣自乙卯年呂常伯之譏謂密行丙辰年劉進士之書
札顯至先子作釋一篇手澤尚孺然一時群公隨俗毀譽
知不出乎拘攣之域有相器愛者則為某憂之而莫能主
也幽懷耿耿積有年數仰惟相公學識行義器量事業直
配前古宗賢哲世不特俯視近時作者是故旋乾轉坤闔
闢萬化旁人視之如扁舟行帆在銀山雪障中之莫不膽
裂魂喪自失而走而相公處之綽有餘裕批卻道窺遊及
恢恢若庖丁之於牛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若伯昏之於射
六轡在手控馭如志若王良之於八駿負大任重氣力舒
徐若烏獲之於一鈎蓋才全而德不形亦行其所無事故

能若事其妙也某於此時不竭其血誠仰扣威听說或議者有以見訾先子無以異某然後真不負孝之責雖相公追眷先子一日出入門闌道義之契亦何及矣伏乞相公以禮部太常所定將上於議政之暇特出片言謂禮緣人請以義而起某比尋常過芳事体不同合為所生服齊衰不杖期如此降旨則先子御恩九泉於某也戴德沒齒本宗與伯氏两房大義堅定播紳及鄉閭浮言帖息無搖撼簸揚之態天下之如某者皆得安其身為人之後相公之賜可謂深矣遠矣不可以有加矣夫非常之義反經合權非有司之任矣故願相公以道揆之乃能變而不失其正也自堯舜象刑夏后又辟商周因焉漢文帝听緹縈一言

言興仁恤鴈易筮鉗城旦之法至于今千五百年天下之全軀保体受一女子之惠不知其幾何人周勃張蒼之徒親見鄴侯定律不為緹縈後微且賤而弃其言也則某之所陳必望相公哀而許之悽悽丹赤不覺詞費冒瀆威嚴悚息遲命

致黎生書

吾友奮自艱苦未及顯榮其親而遽罹大故欲報罔極何以堪處然聖人教人欲顯其父母者本於立身揚名吾友要須行義日修謗讟日息乃立身揚名之効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讐讟之不止無乃檢身亦闕乎試摘三事尤大者為吾友誦之龍斷一鬻爵二也听鄉曲之訟三也

夫罔市利所入雖厚放利而行歛怨不少既坐此致富則
可以已矣世業有嗣者有當改者吾被服儒行而使昆弟
習為駟儉不仁孰甚焉今富名既着雖欲深藏若虛不可
掩矣曷若使子弟力田敦本取財於天地不為侈靡夸耀
恭儉節用仰事撫育必無不足之理也蓋尚侈靡以夸耀
愚俗之耳目則以客氣相尚必求勝於人求勝則廣費
廣則謀利不得不急利入既厚則公上徭役必重其勢遂
至於入貲求官以復門戶於是多事矣吾友曩遊彰濱見
其俗惶々於財利無復義風每以歎笑今幾何時其積貨
無極入貲得官自足為鄉黨者亦何在矣由是言之使金
玉滿堂而人知其有盜跖之行且旋即毀與家無儋石而

人稱其為善人之門且享之久安孰得孰失乎夫以厚賄
係名軍藉以俟奏功僥倖恩命非獨法之所禁是亦吾徒
平日所疾惡者方軍興時冒濫固衆而論事者婁及之朝
廷數有戒約一日兵革少弭具數覈實澄斥浮冗即不得
邀而皆見矣當是時非特以有官為患又且以失貲為悔
商度利害者猶必及此况論義理乎居鄉里立門戶當與
人為矜式至愚無知如梁氏輩亦何足介懷抱而較雌雄
必欲必競力爭祈勝而已沒世窮年其有既乎夫忿爭辨
訟小民所不能免听其詞訟而決其是非此乃州縣之權
非布衣韋帶之職吾友天性疾惡故凡耳目所接必為之
區處其意若曰與其使犯于有司或顛倒其曲直有所脈

絡曷若善言曉析之使兩解而去此固善矣如出位何人之常情喜怒予奪未必能去私意一循公道或智慮照必有偏數則裁處之際豈能盡當受辱者既須積忿得理者又思報恩他日之患有不可勝言亦非全身保家之道也至其甚不服者或用笞杖以徵之是用州縣之權事之最不得者也不待詳述而後智也故願吾友奮然罷此三事閉戶讀書脩其天爵脫去卑近力慕高遠以仁為富以義為榮急於治已緩於攻人不負師友之所期待於吾友年日剛次一反掌之是耳凡相勸戒乎未嘗不拂逆其意今由貧窶而致富以白身而得官見信於鄉人爭訟不決於有司而取決於一言自世俗觀之豈非美事然稽之聖人

之教則悖矣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龍斷之事是不以其道也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也仕不由其道也而往者是鑽穴隙之類也入貨之事是不由其道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以舉子而听鄉曲之訟是出位而有願乎其外也然則世俗之所羨乃君子之所惡必矣礼義誠不愆然後可不恤人言内省誠不疚然後能不憂不懼不然毀言曰積安得不少加意拔本塞源冀以弭之豈可藐然弗聽固自隳壞乎古人曰名譽不彰朋友之罪某與吾友遊卞有三年矣此來令問稍損於前時每一念之事如在己獨以吾友自信堅確難於進言亦恐衆口無端未可稽據今兩年於此

誠有疑焉適值吾友居喪更無外事是以忠告或蒙采擇如其不然尚冀見教豈敢強聒以取踈絕也

寄張教授書

某受資不高才智淺短一自幼意早聞父師餘論誨以克已之學洎於場屋冉々十暮見道未明持志弗堅欲取世資登門而覓舉其去小人儒持之間爾所少自恃者尚謂平昔槩乎有聞未能忽焉忘去冀得脫跡學校訪友尋師或卒相其鄙陋昨從照武李氏伯仲游已聞有閣下今年識某人云久依絳帳尤能誦記閣下言動之詳獨某恨未獲瞻際也常謂英雄豪傑何世無之惟道之不明俾斯人莫知所已用方畧足以幹八區氣幹足以興事為然而識

不偏理而誠弗立焉故於自用妄作之愆薦信好善率履不越非特鄉人皆好之雖蠻陌之邦行矣然而世變万殊不能執中而並應使各適其當則未免為獨善孤德之隘此伊周事業所以不可多得而後世功蓋天下者其平生終始未嘗不有遺恨也伏閣聞下學貴百氏才雄萬夫明允篤誠克勤小物施設注措獨守其宗某雖未嘗少窺道德之光華然妄意藩籬敢如謂此某也僅守其聞未能自得力量又不宏遠夫安能任道乎惟思力求賢者親炙而扶持之庶幾不入自弃之域某人為某言閣下亦知其無狀人姓名自念何以得此益見閣下之與人為善厥道甚廣也故思自納於門牆是以因某人而拜書雖未能百舍

重研有愧於心若夫服膺問道尚冀他日辭不論心敢幸
矜亮承閣下方憂居更願為斯文抑情稱禮副善類之望

代人上廣帥書

某嘗歷攷在昔隱約成德之士與進為輔世之人其建立
光明盛大不膠一曲者未有不立於中道無過無不及者
也所謂過與不及者長於剛而短於柔厚於柔而缺於剛
是也夫惟達觀萬物之情而內鑒氣質之偏知事之不可
以理揆而不以一槩處乃能矯揉而權度之以之為已則
柔而不立剛而塞以之為人則剛而不怨柔而不懾使彼
觀我者名之曰此剛人歟則寬厚則從容則裕然其不可
澄撓焉名之曰此柔人歟則威嚴則斷制則毅然其不可

犯干焉是故有商紂旒於下國者此道也仲山甫補袞於
周家者亦此道也畢公保釐於東郊者又此道也是故東
京以兵革定天下國則世祖以柔道行之劉彭以暗弱失
國則武侯以剛克振之若夫子大叔不忍猛而寬則國多
盜賊而乳虎屠伯之流專尚刑若斯人畏而不愛終莫得
其適焉乎安得一弛一張圓機之士與之共論此哉共以
某人傑俊足以識時務通達足以周事變精察纖密總理
周盡而不失之於苛慈仁博愛樂易可親而不失之於泛
蓋時人之詠賢才也曰奉璋歲歲髦士攸宜則所以形容
其文之德也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以表著其武
之致也此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乃於閣下見矣是以聖主灼見而深之知觀能而詳試二
郡承流而豈弟之譽播兩道膚使而周爰職之脩乃授以
嶺西之藩既收真千嶂滅烽之效又卑以南海之印益取
其萬艘輸贖之績蓋自偃武以來將明于外施為注措焯
焯在人耳目未有如閣下之懿者也惟是廣東環十有三
郡負山並海而綠林之聚北與章貢相呼吸四民之集東
與閩甌相控引風帆浪舶出沒乎汪洋浩渺之間者其程
次遐邇又孰得而計之而真姦夫偷與健家豪舉杖匿措
雜莫不陰交搢吏相為囊橐以勤有官君子之心至於受
害而無告者則謹畏之旅隱約之民爾然則牧伯于是者
盖不宜師曾參之治齊願宜法子產之治鄭然後得寬猛

之分無甄坯之失也竊伏待於下風而听於道途閣下開
府曾未時月而緩急之施無不顯仁藏用善良者如蔭乎
慈母佼傑者如懼乎嚴而譬夫庖丁之技未經肯祭而發
矻之及恢恢乎其有餘地矣彼有廣孔公之刑德並流不
能專美於前一方之幸何其盛哉上方急賢朝有虛位追
鋒促召且在旦晚遠方蓬華之士不於此日爭先覩之快
而形歌頌之聲則亦僻陋愚蒙將有後時之悔矣是敢齋
祓以言跪拜以進惟閣下恕其狂瞽而又加采目焉冒干
台嚴俯伏俟罪

卷之五

經鉏堂重錄

卷之五